

Rose garden

蔷薇花园

校园小说系列

家教没了，木鱼湖的风和阳光真好，我常一个人去那里散步。有时候，一片阳光和一阵风都让我泪流满襟。我知道我在怀念一个人。

树叶里的

阳光夏日

► 主编/彬彬



海天出版社

♪ 蔷薇花园校园小说系列 ♪

树叶里的阳光夏日

主编 彬彬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叶里的阳光夏日/彬彬主编.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4. 1
(蔷薇花园校园小说系列)
ISBN 7-80697-089-4

I. 树... II. 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1925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0755-83460397

责任编辑: 蒋鸿雁 封面设计: 王 凌

责任技编: 陈 炯 责任校对: 王 暖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9

定价: 16.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家教没了，木鱼湖的风和阳光真好，
我常一个人去那里散步。有时候，一片阳
光和一阵风都让我泪流满襟。我知道我在
怀念一个人。



目 录

第 1 辑 拐弯的夏天

我不能自己，在一边痛哭起来。当归，这不是一服平常的药呀！它告诉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像爹一样自暴自弃，也不能把亲人和家乡搁置在一边。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只有进取、战胜悲哀，才能够让生活过得真实和自然。

拐弯的夏天	烟雨流星 (3)
当 归	周拥军 (16)
面对母亲的新坟，我长跪不起	刘 琦 (21)
梯子	周 桀 (29)
不肯死去的心	叶倾城 (32)

第 2 辑 曾经为梦而来

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惘。在高三这段人生的十字路口，夏菲、阿龙走了一条同样的路，而小雨则走进了军营，惟有我还在学校里

追逐那个美丽的大学梦。是啊，我们曾一起为一个梦而同行过，如今却拥有不同的结局，他们都与梦擦肩而过。

沧桑无约，我们未知的天空中还会有梦吗？

曾经为梦而来	彭绪洛 (37)
想念阿飞	彭绪洛 (46)
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刘琦 (50)
迷惘岁月	戴树 (63)
庙后街的男孩	戴树 (85)
赵桂	戴树 (104)
丑女孩也有玫瑰春天	邹明 (119)
感谢你的沉默	秦文 (123)
在漫画里跳舞的女生	饶雪漫 (125)
精灵的阳光花季	郑芳 (133)
礼物	白歌 (137)
男孩酷吧酷吧是受罪	孙胜军 (141)

第3辑 一个美丽的谎言

一年后的高考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谁都想不到的是，我念的竟是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我在一家知名的外企担任翻译，开始了我新的旅途。我一直没有忘记 Mr. 吴这个“骗子”和他制造的“谎言”，也永远不会忘记。可以说，是这个“骗子”和他的“谎言”改变了我的一生。



乡村教师卡塔	周拥军 (149)
高三无泪	彭绪洛 (162)
一个美丽的谎言	刘 琦 (171)
凉拌面	司玉笙 (176)

第4辑 饥饿爱情

耶娟命大，从死亡之中去了一遭又回来了，只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她似乎不认识我了。只顾自己做自己的事。

家教没了，木鱼湖的风和阳光真好，我常一个人去那里散步。有时候，一片阳光和一阵风都让我泪流满襟。我知道我在怀念一个人。

饥饿爱情	周拥军 (181)
青 灯	周拥军 (197)
手 语	莹 仔 (211)
天上的雨和眼里的泪	彭蕊儿 (214)
刺猬情缘	刘 琦 (220)
高三的一点浪漫事	童 奚 (226)
雪季飞往加拿大	晓 珂 (230)
沉寂的百合	周丽华 (235)
在雪人心里花开花谢	王璐英子 (239)
我想追达米	苏 群 (244)
你是风儿我是沙	雪 凝 (247)
永远的等待	林冰儿 (252)
傻瓜笨蛋缘来一家	陈 念 (260)

藏 花 园

红手链蓝手链	李颖超 (264)
哈哈！你中招了	刘 媛 (270)
爱上一个讨厌的人	Sunly (277)



第 1 辑

拐弯的夏天

我不能自己，在一边痛哭起来。当归，这不是一服平常的药呀！它告诉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像爹一样自暴自弃，也不能把亲人和家乡搁置在一边。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只有进取、战胜悲哀，才能够让生活过得真实和自然。

拐弯的夏天

烟雨流星

A

雪白的墙壁上挂着一把镂边檀香木的扇，很大，上面绘着一枝梅，古香古色，如同小茶店里清雅又幽远的茶。不过店里也出售脆皮冰激凌，所以也有不少大人带着孩子来，喝茶，吃甜筒，乐此不疲。我喜欢这里是潜意识的。其实我放学后很少在外面逗留，天黑得早，用哥哥的话说，这座城市没有安全的地方。他是个混混，每次考试都挂红灯然后被学校领导列上黑名单的那种。他不诤别人这么说，但我不可以。

锁扭开，有外面的黑暗阴冷映衬，厅里温暖雪亮。沙发上是任杰和怒气冲冲的哥哥。

“哥，任杰哥。”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告诉过你多少次女生不准这么晚回家，你到底有没有装到脑袋里去啊！”老哥大声嚷道。

“知道了，我马上去做饭。”我一边换鞋一边漫不经心地说。

“你物理成绩进步的事可没有告诉我啊。”

“反正你有的是眼线，早晚也会知道啊，而且，”我顿了顿，“你好像连自己的成绩都不关心。”

“你……”哥哥气毙了。

“好了，好了，安然，以后不要再回家这么晚哦，你老哥在此之前两小时都像是被蜜蜂蜇了一样，真让人受不了，”任杰一直有点与生俱来的冷漠，不急不缓，“你是不是有恋妹情结啊。”

老哥激动地冲上去掐他的脖子。

“安然，”哥哥的语气突然温柔下来，“以后不要去茶庄了，她不会回来了。”

“哦。”我突然觉得心底是生硬的凉。

“还有，”哥哥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这个人是你们学校的吧？”

我点点头，“是高二年级的，很招老师疼的那种乖乖仔，长得也好，很受女生欢迎呢。”

“那些女生里不包括你吧？”哥哥狐疑地问。

我顺手举起一把切菜的刀，“再乱讲就把你舌头割下来。”

“真败给你了，别和这种姓罗的人来往哦，尤其这个罗阳，他有问题。”不会吧，搞得跟007似的，大概警匪片看多了。

“喂，你们在那边嘀咕些什么啊，有人等不得快饿死了，”任杰翻看茶几上的杂志，“一副悄悄话说不完的样子，恐怖。”

“任杰哥对我们家的炸酱面真是情有独钟呢。”我笑着把面碗摆到桌上。

“不只如此呀，任杰？”老哥笑得特诡异。

“真多嘴。”任杰淡淡地说。

“对了，任杰哥，你学习不是一向很好吗？怎么会和我哥他们混到一起去的？”



“哎，哎，你说什么啊，什么‘混’，那么难听……”老哥在旁边大声反抗。

“我只是为了缓解压力。”任杰埋头苦吃。

打架可以缓解压力?!

B

“安然，你知道吗？噁，高二的那个帅哥下午有球赛哎，”同桌小茜激动得直打噁，“真让人，噁，激动，噁，太棒了……”

“哪个啊？”我还处在半昏睡状态。

“罗阳啊，瞧我还制了旗子，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罗阳，又是那个罗阳，哥哥好像很不喜欢那个人，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不过自从线装离开我们以后，他就一直固执地讨厌着姓罗的人。

“你到底去不去啊，我在问你话，你发什么呆嘛……”

“我？我不去，我还要统计作业情况呢，物理老师催得很紧。”
罗阳，罗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高傲？冷漠？

物理老师简直像受过渣滓洞特训，残忍非常，竟让我单枪匹马把一百多本练习册搬到五楼，有没有搞错？练习册擦起来没过了我的头，让我充分体验到一步三摇的韵律和胳膊充血、手指无知觉是什么滋味。我的诅咒刚进行到“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发现恐怕永世不得翻身的是自己，我都喘成这样了，才到二楼。忽然，一个人影一闪，箭步冲上楼梯，狠狠撞到了我的胳膊，还没来得及喊，练习册已经遍地开花了。“对不起，同学，我有急事，你先自己捡好不好？”又圆又胖的校长助理笑呵呵丢下这句话，消失在楼梯尽头。这算什么校领导嘛，急事？巴结校长而已。踏上一万只脚……我蹲在地上捡练习册，觉得路人投来的幸灾

乐祸的目光，盯在身上，如芒刺在背，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同学，要不要帮忙？”一个很温和的声音。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感谢主，总算有个台阶下了。

那个人还是蹲下来帮忙，“你们老师真够可以的，这么多都丢给你一个人。”

“是啊。”我抬头，眼前是张充满阳光气息的脸，分明的棱角，近乎完美。我以为哥哥和任杰已经是男孩中很出色的那一种了，可他比他们还好看，一点，一点点，像春天明媚的风一样，那笑容，很熟悉的样子，但又与传说中的不同，他应该叫温暖。

“你怎么了？”他抬头看我，眼睛就像我孩童时代看到的一泓清水。

“你就是罗阳吧。”我掩饰自己心虚似的抱起练习册。

“小鬼头，”他笑了，“我帮你搬上去。”

我忙闪到一旁，“不用了，谢谢你，你还是自己小心一点吧。”

罗阳听得莫名其妙，愣了一下笑了。

C

回家总是路过一条小巷子。那天，小巷里多了几个熟悉的身影，还有一双倔强的眼睛，那是……“住手，不要再打了！”我飞奔过，拦在他们面前。每次打架哥哥的瞳仁都因愤怒和仇恨燃成紫色的颜色，让人恐惧。

“你干吗？让开啦！”哥哥眼里腾起火焰，“你知道他是谁啊就护着他！你是不是喜欢这小子……”

“跟这没关系，他是个好人，还帮过我，而且……”我回头看看已经伤痕累累的罗阳，他明净的眼睛甚至在此时还有残余的暖意，“一切仅仅是因为他姓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把仇恨发泄到

无辜者的身上。”

“同学，你不用这样，”罗阳站起来，拭去嘴角的血渍，把我拉到身后，冷冷地说：“跟这种人渣没有道理可讲的。你快回家吧，这里很危险。”

“刚才没有打够你是不是……”哥哥气得脖子都粗了，又要挥拳相向，被一只手拦住了。

“安琪，别闹大了，安然还在这儿。”是任杰。哥哥他们出来闹事，一般情况下他是不出手的，除非他自己心情真的很差。这是个奇怪的人，潭一般沉默幽深。

旁边的胖子、小松几个都忍俊不禁，这么可爱的名字和哥哥粗暴的样子一点都不相符嘛，也只有任杰才叫得出。

哥哥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又瞪着眼呵斥：“白痴啊你们，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

胖子他们把头压低了，想笑又不敢笑，都快憋死了。

哥哥瞪着罗阳，指指我，“今天看她面子，以后……知道不知道？”真让人莫名其妙。

“渣子。”罗阳冷冷地回了一句。

“你说什么！”哥哥又火冒三丈。幸好被任杰拉走了。

“用不用去医院啊？”望着受伤的罗阳，我不知所措。

“不用了，”他的脸上又浮上了那种温暖，“一点小伤而已。”

“可是你这样回去，你父母会担心的。”我踌躇着。

“我没有和父母一起住，他们现在不在国内。”罗阳捡起丢在一旁的书包。

“对了，你不要对别人说今天的事，那些女生真的很麻烦，”他的脸似乎一红，“而且打架很少输得这样惨，很丢人的。”

“因为他们是个小集团，常常以对方骨折为及格标准嘛，胜之不武的典型。”我安慰这个温暖的男孩。



“你怎么知道的？”他迷惑地望着我。

“我……一猜就是呀。”

“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哦。”罗阳笑着摸摸我的头。我震了一下，这是前所未有的感受，就像我儿时乡间的田野里奔跑时追逐的一股透明的风，裹着阳光的气息，温暖而舒展。我傻傻地笑了。

D

“喂，你发烧啦，一回来就开始傻笑。”老哥摆着碗筷发牢骚，“真不明白那个姓罗的给你吃了什么迷魂汤了，意志涣散！”

“他摸了我的头哎，”我傻笑着顺口溜出来，“特别温暖。”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从你满月起我天天摸你的头，你怎么一点感激之情也没有啊。”哥哥愤慨地在对面坐下来。

“你那是在欺负我，怎么温暖啊……”我反驳着。

哥哥以怪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女生真奇怪，这也分得出来。”

“你今天怎么了？”任杰问，因为老哥已经沉默了一天了。“先是发呆，后来上课摸人家实习老师的头，让她脸红了一节课……”

“我真的那么不给人温暖吗？”

“啊？”任杰愣住了。

“小然似乎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得不到温暖的样子。”

“哦，大概你很少关心她吧。女孩子在这时候很敏感。”

“我哪有！”哥哥狡辩道，“哎，你干吗对女生研究得那么仔细，喂……”

“懒得理你。”任杰不再看老哥。

“小茜，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外面有个帅哥在等你耶！”小茜一脸惊喜。不至于吧，谁啊。



我脑子里闪过罗阳的影子。隔着窗子望下去，是任杰，我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

“任杰哥，咦？我哥没一起来？”

“他被我们严厉的女班长留下来背近代历史年表。”他微笑着回答，“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哪儿？”我的兴致突然提了上来。

“保密。”

冬天里的海平和而神秘、幽蓝，毫无夏日骄阳下的狂暴与不羁，忧郁深邃。

“带你来解脱一下。”任杰望着远处翻腾而上的海浪，“想太多，会伤害自己的。”

“哦？”我愣了一下，像心里的隐秘被戳了一下，游移不已。

“有人说面对海能看到自己的心情。”

我捡起一枚卵石，迎着收缩飞退的海浪奔跑过去，掷进那片落目下沉郁的蓝里。“我母亲离开后，我能感受到的，恐怕只有长久而沉闷的寂寞了。我不赞成哥哥的做法，但很能体会他的心情，他其实比任何人都……”

“你哭了？”他笨拙得像个孩子，一失以往的冷静。

“没有。”我坐在沙滩上，把头埋在臂弯里，泪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他脱下外套罩在我身上，把我的头轻轻揽在自己肩上。确实，海风的凉意深彻起来了。

“小然，你回来了。”哥哥系着围裙，手拿铲子，满脸很“温暖”地笑。“今天过得好不好啊？上课有没有走神？午饭不能吃太多，会长胖的。饭前吃一些苹果啊、橙子啊，最美容养颜了。还有，有没有人欺负你，要不要找人扁他……”

“哥，你没事吧，三八兮兮的。”我不耐烦地说。

